

论亨利·瓦尔德的幽默美学思想*

朱鸿旭

摘要：亨利·瓦尔德是罗马尼亚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对幽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幽默美学理论。他认为，幽默是一种超然物外、与自然的物质性保持距离的人生态度。幽默给人以希望和信心，是以文明的方式对黑暗、不公、邪恶的揭露与反抗。幽默有助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思维，激发人的批判精神。他将幽默与隐喻、反讽、戏仿、双关语等符号修辞相联系，从符号美学的角度对幽默问题进行了创新探索，对幽默的语言结构、理性维度和伦理规范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幽默，亨利·瓦尔德，美学思想，符号修辞

Henri Wald's Aesthetic View of Humour

Zhu Hongxu

Abstract: Henri Ward is representative of neo-Marxists in Romania after WW II. His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humour aesthetics produced as early as the late 1950s reveals a thorough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humour. It proposes that humour is a detached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at maintains a distance from the materiality of nature. Humour gives people hope and confidence and offers a civilised way to expose and resist darkness, injustice and evil. It helps to develop creative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阶段性成果。

thinking and stimulate people's critical spirit. Ward associated humour with semiotic rhetoric such as metaphor, irony, parody and pun, offered a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humou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aesthetics, and put forward new views on the language structure, rational dimension and ethical norms of humour.

Keywords: humour, Henri Wald, aesthetic thought, semiotic rhetoric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02

一、问题的提出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Adorno, 1981, p.33），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这句名言不仅在西方批评界如雷贯耳，在中文学界也已广为熟知到不用注释的地步。在阿多诺看来，西方文化界在战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杜绝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将苦难记忆封存在内心反复咀嚼，对人性保持绝对的缄默和肃穆。而诗歌则是聒噪的，纤巧精妙的辞藻承载不起沉重的现实和历史负担，只会显得轻浮，造成对受难者的冒犯。在这里，阿多诺实际上把道德伦理规范与文学形式联系在了一起，正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说，“你不可能选择作品的形式而不决定你自己的哲学”（2010, p.287），他强调“形式的责任性”（p.285），以此来标明符号的非透明性——艺术和诗的体裁形式与其道德目的直接地关联在一起。

事实上，阿多诺强调的反省和忏悔的道德责任感是战后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共识，但他对诗所做的审判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之相悖的思想和创作在战后不断出现。直接对阿多诺的观点构成正面挑战的是一大批战后幸存者的诗歌、文学和电影作品，如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集《死亡赋格》，匈牙利小说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波兰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电影《钢琴家》等。这些作品将文学艺术的记录、见证、控诉和反思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有力地维护了艺术和“诗”的尊严。这些例子共同构成了对阿多诺的观点以及苦难记忆的悲剧性回应。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作品——对阿多诺的观点及苦难记忆的间接的喜剧性挑战——同样值得关注。吊诡的是，正是遭受反犹迫害最深的东欧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常集中地对喜剧、笑、幽默进行了讨论。如捷克哲学家科西克（Karel Kosík）对笑与幽默的实践存在论思考，匈牙利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对喜剧的公共空间

问题及其异质性美学特征的论述，波兰思想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柏格森喜剧理论的创造性重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笑话、快感、喜剧等问题的丰富解读，等等。从文学作品来看亦不乏其例：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严密监视的列车》，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笑忘录》《玩笑》《好笑的笑》，罗马尼亚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的《秃头歌女》《犀牛》等。如果说在奥斯威辛之后，连写作一首诗都是野蛮的、轻浮的，那么一出喜剧、一串笑声、一个笑话又何以可能？因此，这种喜剧式的回应对阿多诺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发出的挑战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本文要探讨的是亨利·瓦尔德（Henri Wald，1920—2002）的幽默美学思想。他是罗马尼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逻辑学家、散文家，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科学院院士，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教授。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突出代表，瓦尔德曾遭受过纳粹的迫害，同时还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Hoisie，2008，p. 1992）。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对幽默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幽默美学理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和分析幽默的定义、幽默的功能、幽默与符号修辞三个方面的内容，总结其幽默美学的特色与价值，从而丰富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幽默与喜剧理论的认识。

二、距离与超越：瓦尔德对幽默的定义

瓦尔德首先对幽默的定义进行了探讨，通过将幽默与其他类似或相关的概念进行对比，明确幽默概念的特殊性。他认为，幽默与严肃（seriousness）并不是一对互斥的概念，幽默的反面不是严肃，不严肃的人也不一定幽默。瓦尔德以美国默片时代著名的喜剧演员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为例，基顿曾经扮演了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马莱克（Malek），他的特点是一生从来没笑过。马莱克可以说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无法用幽不幽默来评价他。他因为从来不笑而显得僵硬、机械，所以，他也是一个滑稽（comical）的人物。正如柏格森所说，“滑稽乃是人和物相似的那一方面，是人的行为以特殊的僵硬性模仿简单而纯粹的机械活动、模仿自动机械动作、模仿无生命的运动的那一方面”（2004，p. 59）。但是，幽默与滑稽同样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幽默是一种主体的态度，使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而滑稽是一种客体的情况，使物质阻碍精神的发展”（Wald，1975，p. 237）。为了区分幽默与

滑稽，瓦尔德以罗马尼亚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 (Eugene Ionesco) 的名作《秃头歌女》为例，该剧充斥着无聊的、没有意义指向的对话，甚至连“秃头歌女”这个名字也是尤内斯库从演员念错的台词中临时征用的。瓦尔德认为，《秃头歌女》是一个滑稽的典型例子，其滑稽之处在于“言语的物质性不再能向精神传达任何意义，言语变成了闲谈” (p. 238)。从二者所包含的精神价值的分量来看，幽默是一种高于滑稽的品质。“幽默是发出笑声，而滑稽是可以让人发笑的事物” (p. 238)；幽默是与人及人性相关的，而滑稽则与物相关；幽默是向人性靠拢，而滑稽则是人的物化或人对物的模仿。因此，瓦尔德又说：“滑稽是上演的幽默，通过滑稽，幽默再一次战胜了物质，而物质一度阻碍幽默的飞升。” (p. 238)。所谓上演的幽默，不仅包括喜剧，其实也包括其他使人发笑和表现幽默的作品，比如笑话、双关语、玩笑、漫画等。这些作品是幽默的具体化形式，是幽默作为人的精神特质的外在表现。

那么幽默的本质是什么？瓦尔德认为，幽默是主体具有的一种超然物外、与自然的物质性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幽默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主体内在地具有的态度和心理；滑稽和笑是外在的状态，它们可能是由内在的幽默感所引起的。在论述幽默时，瓦尔德特别强调一种“距离”：“幽默是一种具体而深刻的人类态度，人作为唯一的可以通过工具和语言成功地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物种，不可能不最终达至幽默。” (p. 237) 对于瓦尔德所谓的“距离”，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这种距离指的是人通过抗拒自然的重复、僵化而与世界所保持的距离。瓦尔德的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生命哲学的影响，后者在《创造进化论》中认为，生命冲动是一种向上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有时会后继不足，有时还会遭遇阻力” (柏格森, 2015, p. 116)，瓦尔德把这种阻力具体化为自然的物质化趋势，它为不断向上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循环往复、走向混乱和熵化的力，而幽默则可以与之保持距离，揭露和嘲笑这种僵化趋势。

其次，这种距离存在于理想和现实的对照之中。瓦尔德说：“幽默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态度，它源于思想的批判张力。只有人能笑，因为只有他的反映事物的独特视角才能嘲弄过去，与未来理想作对比。” (Wald, 1975, p. 237) 人的记忆能力和抽象能力使他能够发出“今昔之叹”，能够以“遥远的目光”觉察出现实中的裂缝与可疑之处，而这种必要的距离也正是幽默得以产生的关键。

最后，此距离也是心理层面的超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区分了“崇高”与“美”两种情感体验。崇高之物因其高于人而使人产生恐惧与痛苦，人与这类危险之物保持安全距离时则会产生崇高感。而美则是“物体中能够引起爱或类似爱的感情的某一品质或某些品质”（伯克，2006，p. 16）。伯克只论述了崇高感和美感，而如果我们发现那些看似无法战胜的东西只是自然的无限重复，那些我们沉迷其中的幻象不过是机械的模仿，我们又会产生怎样的情感体验呢？瓦尔德的回答是“幽默”——“通过幽默，人对那些隐藏于应然状态的物之本然给予嘲笑”（Wald，1970，p. 15）。从这个意义上说，幽默是对伯克美学理论的一个补充，对于外界事物的情感体验除了崇高与美之外，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超越的态度，一种通过看穿貌似崇高之物的“虚张声势”而获得的胜利感。幽默不是发现自然界的美，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揭露社会中的“物质化”现象，指出那些假借自然之名复制自身、封闭自身的庸常之物的可笑之处，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战胜物质化对人的自由与创造性的侵蚀。反过来，正是基于对自然、物质之美的否定，幽默使人发现另一种美——人的自由与创造之美。

三、反抗绝望：瓦尔德论幽默的功能

瓦尔德之所以将幽默抬高到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甚至作为人的本质的高度，就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幽默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总结起来说，瓦尔德认为，幽默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

幽默代表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一种冷静、机敏的人生智慧，一种洞若观火的明见。瓦尔德认为，我们之所以难以看清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因为我们总是沉迷其中，“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它们的过度沉溺，使精神为了让事物为人类服务而需要的距离被抵消。如果一个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距离被取消，他将失去人最本质的能力：有意识地对事物和事件的过程采取行动的能力”（Wald，1975，p. 237）。幽默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可以通过与事物保持适当的距离，发现和嘲笑在表象的虚饰下事物的真实本质。幽默就像一剂清醒药，它时刻提醒我们不要被物质的外表迷惑，随时准备着用机锋的针尖刺破虚伪的气泡。

幽默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在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绝望时，幽默的态度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突破口，找到事物的破绽和可笑之处，进而让人们看到希望，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瓦尔德认为，幽默是人在面对看似强大之物时，通过看穿其本质而获得的胜利感。通过幽默，人本身的能动性、主体性彰显

□ 符号与传媒 (25)

出来,“哪里有喜剧,就意味着那里有可以修复的东西”(Wald, 1970, p. 16)。幽默、喜剧和笑总是代表着绝望之事仍有转机。

幽默还是一种斗争手段,是以文明的方式对社会中存在的黑暗、不公、邪恶进行批判与揭露。瓦尔德强调,“幽默是一种对一切阻碍社会和人类个性发展的事物的抗争态度”(Wald, 1973, p. 24),幽默不仅能逗人发笑,实际上很多时候它还能以一种看似轻松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进行针砭和批评,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的不合理方面。英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幽默:“幽默可以从‘肯定性’(Positives)与‘否定性’(Negatives)两方面来看待,心理学作家强调的是‘肯定性幽默’。而幽默中的不太愉快的面孔——所谓的否定性幽默——则被抛到一边,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忽视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惊讶的‘文本压制’的程度了。”(Billig, 2005, p. 10)这里的否定性幽默实际上就是指幽默的批判和揭露功能,它的目标不是释放被压抑的快感和欲望,而是以理性的精神批判社会,用归谬的方法扯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伪装,暴露严肃外表下的荒诞,揭示现实的不合理之处。瓦尔德认为:“幽默以批判现实为出发点,揭露了现实与理想的反差。”(Wald, 1975, p. 237)反讽、夸张等修辞手法之所以能产生幽默,就是因为人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听到了“言实不一”的东西,这种反差既增加了幽默的能量,同时也使真实的情况在反衬的效果中暴露得更加明显。

亨利·瓦尔德还认为,幽默有助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思维,增强人的思辨意识。“正是通过幽默,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精神对物质的优越性,思考对思想的优越性,创造者对他所有的创造物的优越性,甚至对他自己的优越性才变得明显。”(1975, p. 237)在瓦尔德那里,幽默主要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而不是身体表现出的笑或滑稽的动作,因此,他眼中的幽默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思维状态,这种思维状态也正是孕育创造性思想的状态,有利于防止人陷入各种思维定式。幽默常常以荒谬、悖论和矛盾作为批判的武器,在瓦尔德看来,这正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重要途径。“陈腐和平庸是任何悖论性的真理的自然结局。平庸是自然熵的胜利,悖论是人类负熵(Negentropy)的成功。”(Wald, 1980, pp. 29 - 38)要获得真理,就必须在思维能力上突破极限,而悖论与矛盾正是思维突破形式逻辑的阻碍,走向更高层次的辩证逻辑的入口。同时,瓦尔德也看到,幽默作为一种轻松甚至轻蔑的对待物的态度,可以唤起人的自信、愉悦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还是科学思维中,这种情感的正向刺激都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四、幽默与符号修辞

瓦尔德认为，幽默主要反映在语言符号的各种表现中，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思想，同样也不会有幽默。语言是幽默态度与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通过语言的运用，喜剧作品体现出幽默，交往活动给人以滑稽感或逗人发笑。对幽默的语言结构进行研究是瓦尔德幽默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反映出他对形式、符号和语言的重视以及对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创造性阐发。在《辩证逻辑导论》中，他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能够产生幽默的符号修辞：隐喻、反讽、戏仿、双关语。

隐喻 (metaphor) 是最常见的符号修辞，同时也是制造幽默效果所不可或缺。这是因为，在瓦尔德看来，隐喻首要的功能是建构概念，然后才是文学性的表达。他将隐喻分为两种类型：从具体到抽象的隐喻被称为认知隐喻，从抽象到具体的隐喻被称为表现隐喻；前者多出现在认知语言和科学语言中，后者多出现在文学语言中。从建构概念的认知隐喻来看，每一个概念都是可感知与可理解的矛盾统一体，而正是隐喻使得语言可以用可感知的声音或图形符号来比拟可理解的意义，从而为概念和语言的形成提供前提。从具有文学性的表现隐喻来看，幽默与隐喻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而明显了。具有幽默效果的文学语言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地在两个陌生的概念或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给人以惊喜和刺激。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和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也认为，对那些我们使用较少的陌生隐喻进行扩展，往往能产生幽默效果，因为“它们能扩展到其未被使用的部分，来创建新奇的隐喻表达，制造笑话等” (莱考夫，约翰逊，2015，p. 56)。隐喻的幽默效果实际上正来自本体与喻体的那种新颖奇特的组合所带来的想象的快感，比如小说《围城》用“风水”类比人的面相——“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 (钱钟书，2002，p. 243)，不仅出人意料，而且让读者在心领神会之后对其贴切和巧妙深以为然。

反讽 (irony) 是一种故意将表面含义和实际含义对立起来，用表面含义的反面来凸显实际含义的修辞手法。反讽经常意味着故意夸大或缩小，无疑是制造幽默效果的重要工具。瓦尔德认为：“通过反讽，幽默断言：现实是被理想化了的，或者说理想化的才是真实的。这是为了更加明显地强调相对于理想，现实的可笑之处。‘你真是个聪明人’只是用来指出对话者的愚蠢。” (Wald, 1975, p. 238) 反讽带来的幽默效果，正是对语言平铺直叙、

直言其事的克服。当话语的发送者以反讽方式发出意义时，他实际上发出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意义——表面意义与本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接受者在接收表面意义的同时，也参与了搜寻和破解本意的思维过程，最终实现与发送者心照不宣的契合，这一过程无疑会增加言语交流的快乐，产生幽默效果。同时，瓦尔德强调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把反讽的幽默效果与其批判功能联系在了一起。比起声色俱厉的直接批评，或穷形尽相的丑态描摹，反讽往往更能引起读者深刻的质疑和反思，因为反讽故意在表面意义与本意的矛盾中留出不合理的、夸张的缝隙，为接受者拆穿谎言留下破绽。比如鲁迅在小说《采薇》中就用反讽手法痛斥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强盗小穷奇在伯夷、叔齐面前竟变得谦逊有礼，把抢劫称作“留下一点纪念品”，把搜身说成“瞻仰贵体”（鲁迅，2005，p. 426）。这里的描写既幽默，又通过强盗的“遵守礼法”反映出鲁迅的嘲讽和批判。

戏仿（parody）是借用其他作品或他人说过的话而进行的二次创作，通过对原作或原话进行改写或挪移，达到调侃、幽默和消解崇高的目的。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对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戏仿，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多乎哉？不多矣”对孔子的戏仿，都是制造幽默的显例。瓦尔德认为，戏仿之所以能够产生幽默，是因为“通过戏仿，在庄严的场合使用熟悉的语调，只是为了取笑一些空洞肤浅的形式，剥夺了所有的内容”（Wald, 1975, p. 238）。戏仿将神拉下神坛，将崇高降格为日常，改变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展现出那些故作深沉、道貌岸然的言行本身的虚伪和矫饰。瓦尔德在这里强调戏仿发生的场合是庄严的，因为正是在庄严的场合下，观众的期待或思维定式被强行破坏，正统的规范被打破，最终由僭越和颠覆而产生的快感便成了幽默效果的来源。

双关语（pun）和反讽类似，也是用表面意义代表言外之意，不过，双关语的表面意义与言外之意是通过同音或谐音联系在一起的。双关语也有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由同音或谐音引申出的深层含义极大地拓宽了词语本身的意义容量，同时，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之间的距离需要接受者用自身的机智以及与说话者的默契来填平，这其中包含着猜谜与解谜的快乐。正如瑞士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er）所说，大部分的笑话“建筑在词的游戏的‘解谜的’效果的基础上”（凯塞尔，1984，p. 137）。双关语以及隐喻等修辞之所以产生幽默效果，与其本身所包含的游戏性密切相关，瓦尔德说：“双关语是两个相隔遥远的意义通过声音渲染叠加在一起的，其中那个代表理想的意义在嘲笑着那个代表现实的意义。”（Wald, 1975,

p. 238) 词语中包含的多重含义增强了言语行为的游戏属性, 要求对话双方有着高度配合的游戏精神和玩游戏的智性能力, 只有接收方能够和说话者通过语言“暗通款曲”, 词语的幽默能量才能释放出来。而如果两种意义分别代表现实与理想, 则不仅有幽默效果, 还能产生讽刺和批评的效果。比如“民国万税、天下太贫”这句民国时期流行的双关语, 就因“万税”与“万岁”、“太贫”与“太平”的谐音关系而产生既幽默又讽刺的效果。

五、瓦尔德幽默美学理论的特点与价值

尽管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喜剧美学的整体框架下有众多关于幽默、喜剧、滑稽和笑的研究, 但是瓦尔德关于幽默的思考依然具有值得注意的特色, 也正是这些差异之处显示出瓦尔德幽默美学的创新价值。

瓦尔德讨论了幽默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的结构特征, 这与其他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对幽默与笑所进行的形而上学阐释有很大不同。诸如科西克对笑与革命的关系进行的思考或赫勒对玩笑的公共空间建构功能的讨论, 更加关注的是笑所引发的交往、沟通、理解以及批判、嘲弄的社会价值, 将笑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确证, 实际上也容易把笑抽象化、概念化, 可以说是得于宽泛, 也失于宽泛。与他们不同, 亨利·瓦尔德首先通过把幽默与滑稽、喜剧、笑等概念进行比较和区分, 为幽默概念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 瓦尔德主要聚焦语言的运用所产生的幽默效果, 对幽默态度的形式表现进行了探究。通过对隐喻、反讽、戏仿、双关语等修辞手法的幽默效果进行分析, 瓦尔德明确了幽默主要是一种语言行为, 是主体精神、态度的外化。他一方面深入语言结构的内部, 思考了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幽默潜能; 另一方面又把幽默问题拉回到现实中, 将幽默作为一种抗争、疗愈的工具。他将形式分析与现实关怀辩证地结合在了一起, 深入浅出, 却并没有陷于偏颇和极端。

同时, 瓦尔德强调了幽默行为的理性特征, 这与许多理论家更加关注幽默与笑的感官性、身体性有所不同。康德认为, 诙谐幽默是“快适的艺术”, 而不是“美的艺术”(康德, 2002, p. 182), 他断言幽默和笑从根本上说源于感官的快感。弗洛伊德也曾对幽默和诙谐做过深入研究, 他强调“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情感消耗的节省”(弗洛伊德, 2000, p. 243), 幽默在他眼里始终受到潜意识和其他心理因素的驱使, 是非理性的。与他们不同的是, 瓦尔德的幽默美学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幽默是主体对僵化的教条和不

合理的现实的嘲笑态度，这种批判精神是主体的积极选择，是人凭借理性向自然的物质性的宣战。同时，瓦尔德的幽默美学理论主要聚焦语言现象和言语行为，而语言在瓦尔德看来正是人的理性的集中呈现，语言结构与人的逻辑思维结构密切关联在一起，是人的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瓦尔德看来，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人的智性所发展出的能力，虽然每个人都会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幽默感。从这三个方面看，瓦尔德始终在强调幽默的理性维度。

另外，瓦尔德思考了幽默的伦理维度和价值规范问题。瓦尔德眼中的幽默很难说是“一笑了之”的现代犬儒主义，而是眼冷心热的批判，苦中作乐的同情与理解。正是对批判与同情的追求，为瓦尔德的幽默美学理论确立了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也使其成为对“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观点的讽刺式的回应。大屠杀之后，幽默、笑和喜剧都陷入了复杂的伦理困境中，一边是尊重历史、铭记苦难所要求的肃穆的悲剧氛围，一边是人性中最基本、最普遍的幽默和笑的本能需求。如果说对于旁观者来说，奥斯威辛之后的诗与笑是一种轻浮和不道德的话，那么对于亲历者、幸存者来说，诗与笑则是困难的，“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莱维，2013，p. 72）。他们被迫一次次揭开伤疤，一次次暴露自己的懦弱和卑微。但是，难道对抗暴行和野蛮的就只有永恒的沉默和悲悼吗？齐泽克认为，悲剧无法承担对奥斯威辛的叙述，因为处于“牲人”状态的赤裸生命失去了成为悲剧人物的资格，悲剧的控诉突破自身的极限后，就成为一种对崇高人物的机械模仿，从而展现出喜剧的滑稽性（齐泽克，2014，p. 188）。而在瓦尔德那里，幽默具有一种调节功能，它使悲剧不至于走向绝望，使控诉和批评不是声嘶力竭、歇斯底里，而是条分缕析、游刃有余。这样的幽默作品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崇高性，同时又在形式上具有完整性和美感，可以称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如果说单纯表现幽默的戏剧只能成为喜剧的话，那么在瓦尔德那里，具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同时兼具幽默与美感的就是悲喜剧（tragicomedy），“悲喜剧反映的是通过幽默被超越了的绝望，反映的是灾难过后继续活下去的精神，反映的是主体的自我修复的信心……”（Wald，1975，p. 237）幽默的伦理价值也在于此，它发现了无法战胜的绝望中隐含的希望，向人们展示走出伤痛的可能性。

不论是从思考幽默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思想的创新性来看，瓦尔德的幽默美学理论都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虽然相比于赫勒的哲学思辨和齐泽克的激进风格，瓦尔德的幽默美学理论还比较缺乏哲学意蕴和理论锋芒，而

且他的论述多为散片式的，缺乏系统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亨利·瓦尔德那里，幽默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也不仅是具体的逗人发笑的作品，它更多的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人生美学。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这些缺陷和不足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这正是其思想的迷人之处。

引用文献：

- 巴尔特，罗兰（2010）. 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柏格森，亨利（2004）. 笑（徐继曾，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柏格森，亨利（2015）. 创造进化论（汤硕伟，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伯克，埃德蒙（2006）. 埃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2000）. 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常宏，徐伟，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凯塞尔，沃尔夫冈（1984）. 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陈铨，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康德（2002）.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莱考夫，乔治；约翰逊，马克（2015）.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莱维，普里莫（2013）.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鲁迅（2005）.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齐泽克，斯拉沃热（2014）. 视差之见（季广茂，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钱钟书（2002）. 围城.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Adorno, T. W. (1981).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Samuel & Shierry (Eds.), *Prism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17–34. Cambridge: MIT Press.
- Billig, M. (2005). *Laughter and Ridicule: Towards a Social Critique Of Laughter*. London: Sage.
- Hoisie, C. A. (2008). Wald Henri. In Gershon David & Hundert (Eds.),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ld, H. (1970).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 Wald, H. (1973). *Limba și Valoare*.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 Wald, H. (1975).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 București: Editura Academiei.
- Wald, H. (1980). Mass Media and Creative Thinking. *Contemporary East European Marxism*, 1, 29–38.

作者简介：

朱鸿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

□ 符号与传媒 (25)

Author:

Zhu Hongxu,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Email: 675218328@qq.com